

## 評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的七絕和聯句

黃世中

### 一、薛寶釵不會寫七絕——讀劉心武擬寶釵作《十獨吟》

有友人贈以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（八十一回至一百零八回）<sup>①</sup>。欣喜異常，接手隨意一翻，見第92回“霰寶玉晨往五臺山，雪寶釵夜成十獨吟”（按：“雪寶釵”，“雪”自然為“薛”之諧音；但是“霰寶玉”的“霰”，不知諧什麼音？）有薛寶釵所作《十獨吟》七絕10首<sup>②</sup>。第一首《嫦娥》云：

冷螢殘桂浸空房，往事悠悠隔霧瘴。

誰言已悔偷靈藥，玉珂微微傳佳響。

讀之，覺不大順口；思之，不僅韻部不對，而且不合平仄。

原來，劉先生用的是普通話押韻：房（fang），瘴（zhang），響（xiang）；押 ang 韵。可是，薛寶釵若有其人，當生於清代康熙、雍正年間，距今也該近300年，她從哪裏學習了普通話詩韻呢？

唐初，詩人依照《切韻》206韻，寫作律絕。由於韻部過繁，許敬宗奏議減少和歸併韻部，所以唐韻實際上與南宋平水韻已經很接近。至南宋理宗趙昀淳祐（1241-1252）年間，平水人劉淵將《切韻》合併為107韻；至康熙時的《佩文韻府》又合併為106韻，即今日通用之詩韻。

近體律絕產生於初唐，定型於沈（佺期）宋（之問）。有一些比較嚴格的規定：如偶句應壓平聲韻，首句可入韻，也可不入韻；一句之中，（二、四、六頓位）平仄相間；兩句之間，平仄相對；下聯上句與上聯下句，平仄

① 劉心武，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10）。

② 劉心武，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，134-136。

相粘，等等。

“薛寶釵”所作《嫦娥》，首句“房”為下平聲七“陽”，而第二句忽然壓上“瘴”；這“瘴”字屬去聲二十三“漾”。第四句居然用了上聲二十二“養”。“瘴”、“響”均為仄聲，首先就違反了律絕必須押平聲韻的原則。

再說平仄。此詩為“平起首句入韻”式，其平仄律應是：

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

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（註：加點字可平可仄，下同。）

可是，“薛寶釵”完全不懂平仄，除了二、四句末了兩處，該平用了仄聲字的“瘴”和“響”以外，第三句“誰言已悔偷靈藥”，二、四、六應該是仄、平、仄相間，與第二句平仄相粘，卻變成了平（言）、仄（悔）、平（靈）與第二句平仄相對了。還有，第四句第四個字也錯，應該用仄聲卻用了上平聲五“微”。

“薛寶釵”《十獨吟》七絕10首，是否僅此第1首出韻和違反平仄律呢？原來10首全都出韻，全不合平仄。“薛寶釵”枉為大觀園裏的“才女”，錯得太離譜，太不應該了！

如第3首《孟姜女》：

不信夫君不回還，把剪拈針紡心線。

長城自倒莫飛淚，陰霾散去有晴天。

與第一首不同，此為“仄起首句入韻”式，其平仄規律應是：

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

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

也是出韻：第一句“還”，上平十五“刪”；第二句“線”，去聲十七“霰”，不僅出韻，且該用平而用仄；末句“天”，卻又是下平聲“先”。全亂了套！“薛寶釵”怎麼連起碼的韻部都搞不清楚？如果從平仄律看，則第一句“回”的地方，應該用仄聲卻用了上平聲十的“灰”韻。第二句錯得更多：除“線”字出韻、用仄，上面已經指出外，還有第二字本該用平聲，卻用了上聲十六“跣”的“剪”；第二頓位“針”該用仄聲，又誤用了下平

十二“侵”；第五字“紩”應該用仄，卻又誤為上平十一“真”韻。

又如第四首《蘇武》：

旄節已成堅冰柱，胸臆猶存熾熱心。

去往歸來皆常事，只等舊日翻成新。

此為“仄起首句不入韻”式，其平仄律應該是：

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

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

二句“心”，下平十二“侵”；四句“新”，上平十一“新”，出韻。一句“冰”用了下平十“蒸”，實際上這裏應該用仄聲。二句“臆”用了入聲十三“職”，其實應該用平；“存”用了上平十三“元”，正確的應該用仄；“熱”是入聲九“屑”，實際上這裏應該用平。這第二句平仄全顛倒了：本應是平、仄、平相間，變成了仄、平、仄相間了。三句與第二句平仄本應相粘為平、仄、平，結果成了仄、平、平，既不相粘，也不相間。四句“舊日”兩字皆用仄，“舊”用去聲二十六“宥”，“日”用入聲四“質”，實際上這兩字都應該用平聲；還有“成”為下平八“庚”，按詩韻應該用仄聲。

七絕平仄有四種基本型式，薛寶釵《十獨吟》十首用了三式，即“平起首句入韻”式，“仄起首句入韻”式，“仄起首句不入韻”式。上面各舉一例簡要分析其韻律；另有“平起首句不入韻”式一種，《十獨吟》未用。

從分析的三首詩看，劉心武先生之擬薛寶釵所作，完全未遵守七絕的韻部和平仄律，其餘七首也如此，甚至更甚。如第十首《李香君》：

擣紩誰似一根簪？裂衣撕扇亦枉然；

設若命中該如此，雪埋深陷猶指天！

韻部、平仄，句句皆錯。從“簪”（zan）、然（ran）、天（tian），劉先生還是以普通話韻部代替平水韻。雖然有人主張當代人寫七絕可以用新韻，但平仄律卻是不能不講的。何況薛寶釵在曹雪芹筆下，是清朝人，怎麼可以用普通話韻部？又怎麼連平仄也不通呢？這不是陷薛才女成為大觀園裏的傻大姐了嗎？

## 二、賈寶玉與史湘雲聯句既出韻又未對仗 [ h1 ] ——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賈寶玉、史湘雲聯句點評

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寫賈寶玉與史湘雲聯詩<sup>③</sup>，又一次暴露了劉心武不懂中國詩詞曲賦。賈寶玉、史湘雲聯句如下：

- 寶玉出句：中秋竟無 [ h2 ] 月 [ h3 ] ，  
湘雲對句：俯首聽水音 [ h4 ] 。(下平十二“侵”)  
湘雲出句：麒麟已合璧，  
寶玉對句：慰我離亂人 [ h5 ] 。(上平十一“真”)  
寶玉出句：昔棲祖慈翼，  
湘雲對句：兩小眞意存 [ h6 ] 。(上平十三“元”)  
湘雲出句：珍珠理髮辮，  
寶玉對句：喁喁私語陳 [ h7 ] 。(上平十一“真”)  
寶玉出句：何時效新婦，  
湘雲對句：色色花樣新 [ h8 ] 。(上平十一“真”)  
湘雲出句：頭簪紐金墜，  
寶玉對句：耳綴明月鋸 [ h9 ] 。(上平十三“元”)  
寶玉出句：搖搖若春柳，  
湘雲對句：步步嗔笑頻 [ h10 ] 。(上平十一“真”)  
湘雲出句：顰兒自天降，  
寶玉對句：衛子人世存 [ h11 ] 。(上平十三“元”)  
寶玉出句：情情淚還盡，  
湘雲對句：耿耿捐蘭魂 [ h12 ] 。(上平十三“元”)  
湘雲出句：方知紅繩系，  
寶玉對句：你我緣本深 [ h13 ] 。(下平十二“侵”)  
寶玉出句：嗟釅豔而冷，  
湘雲對句：悒悒終未禎 [ h14 ] 。(下平八“庚”)

<sup>③</sup> 曹雪芹，〈第七十六回：凸碧堂品笛感淒清，凹晶館聯詩悲寂寞〉，《紅樓夢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），1088-1902。

湘雲出句：煌煌妙姑現，  
寶玉對句：飼虎成聖身 [ h15 ]。（上平十一“真”）  
寶玉出句：家亡落刀雨，  
湘雲對句：殘命一隙吟 [ h16 ]。（下平十二“侵”）  
湘雲出句：堪堪歲月速，  
寶玉對句：念念人事紛 [ h17 ]。（上平十二“文”）  
寶玉出句：回天本無志，  
湘雲對句：只欲真性伸 [ h18 ]。（上平十一“真”）  
湘雲出句：人心若山谷，  
寶玉對句：鬱鬱那可論 [ h19 ]？（上平十三“元”）  
寶玉出句：拳拳善心隱，  
湘雲對句：孳孳邪惡生 [ h20 ]。（下平八“庚”）  
湘雲出句：荊棘絆跬步，  
寶玉對句：榛莽攜手行 [ h21 ]。（下平八“庚”）  
寶玉出句：漾漾水中月，  
湘雲對句：隱隱飛雁鳴 [ h22 ]。（下平八“庚”）  
湘雲出句：浮雲自來去，  
寶玉對句：喜樂味在心 [ h23 ]。（下平十一“侵”）  
寶玉出句：明朝藜杖去，  
湘雲對句：莫問陰與晴 [ h24 ]。（下平八“庚”）  
湘雲出句：人生任漂泊，  
寶玉對句：窮徑真諦尋 [ h25 ]。（下平十二“侵”）

點評：

[ h1 ] 曹雪芹《紅樓夢》第76回，寫林黛玉與史湘雲凹晶館聯詩，末韻湘雲以“寒塘渡鶴影”出，黛玉以“冷月葬花魂”收，以詩讖結，為《紅樓夢》之名聯。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也想“畫虎”，在第106回寫了賈寶玉、史湘雲聯句，也是22韻。但是，平仄大多不協，不對仗。劉在92回寫薛寶釵作《十獨吟》絕句，已經看出劉心武不懂絕句，此處又可見劉心武不懂聯句。竊以為不懂中國詩詞曲賦的當代作家，最好不要續寫《紅樓夢》。

[ h2 ] 平仄不協。出句平仄多不協，下略。

[ h3 ] 平仄不協。

[ h4 ] 下平十二“侵”。

[ h5 ] “人”，上平十一“真”，出韻。又，此聯未對。“麒麟”與“慰我”，“已合璧”與“離亂人”皆未對仗。是賈寶玉不會對，還是劉心武不懂對仗？

[ h6 ] “存”，上平十三“元”，出韻。此聯也未對仗：看“昔棲”與“兩小”，“祖慈翼”與“真意存”如何對？

[ h7 ] “陳”又回到上平十一“真”。此聯也未對仗，看“珍珠”與“喁喁”即可知。

[ h8 ] “新”也出韻。此聯仍未對，“色色”怎能對“何時”？

[ h9 ] “琨”，上平十三“元”，出韻。此聯對仗差可；然“紐金”與“明月”亦尚可推敲。

[ h10 ] “頻”又是上平十一“真”，出韻。“搖搖”、“步步”對，“若春柳”與“嗔笑頻”未對。

[ h11 ] “存”與第3聯重，又變成上平十三“元”。對仗差可。

[ h12 ] “淚還盡”與“捐蘭魂”未對：“淚還盡”指黛玉還淚；“捐蘭魂”指衛若蘭之死。“捐”如何對“淚”？“蘭魂”為名詞性偏正結構；“還盡”為動補式偏正結構，未可對。

[ h13 ] 直到第9韻“深”，才呼應首韻下平十二“侵”的“音”。至於寶玉的對仗，則非常可笑：“你我”對“方知”？“緣本”對“紅繩”？不知劉心武是如何下筆的？

[ h14 ] “禎”又變成下平八“庚”！以下共五聯用下平八“庚”韻，皆為走韻，不再點明。而“悒悒”形容詞相疊，對動賓結構“嗟釅”，全不通；而以“終未禎”對“豔而冷”，更不知所云。

[ h15 ] “煌煌”也是形容詞相疊，怎麼同“飼虎”對仗？“妙姑”似指妙玉，人名，同“成聖（人）”相對？“現”，動詞；“身”，名詞，也不能對。

[ h16 ] 十字全不對。且“落刀雨”、“一隙吟”使人不知所云。

[ h17 ] 此聯對仗似可，然為同“念念”對，硬湊一個“堪堪”；不知何謂“堪堪”？

[ h18 ] “只欲”與“回天”；“真性”與“本無”；“伸”與“志”，全非對仗。

[ h19 ] “鬱鬱”對“人心”？

[ h20 ] 此聯對仗尚可。

[ h21 ] 平仄不協。

[ h22 ] “飛雁鳴”與“水中月”不對：“水”，名詞；“飛”，動詞。“中”，方位詞；“雁”，名詞。“月”，名詞；“鳴”，動詞。

[ h23 ] 全不對仗。

[ h24 ] 全未對仗。

[ h25 ] 末聯可以不對仗。“尋”，下平十二“侵”，與首韻合。出句“生”，下平八“庚”；“漂”，下平二“蕭”，皆平，不協。對句“徑”，去聲二十五“徑”；“諦”，去聲八“霽”，皆仄，不協。

從以上分析可見：

( 1 ) 劉心武不懂排律一韻到底的規則。

( 2 ) 大多不合“平仄律”，違反粘對規則。

( 3 ) 大多沒有對仗：除首尾兩韻外，其餘二十韻：

十二韻全未對仗；

五韻稍有對仗；

三韻基本對仗。

且看曹雪芹《紅樓夢》寫林黛玉與史湘雲的聯詩<sup>④</sup>。建議劉心武應該花點時間，學習中國古典詩詞曲賦的寫作，然後將《續書》修改好。

黛玉起：三五中秋夕，湘雲對：清遊擬上元。

湘雲出：撒天箕斗爍，黛玉對：匝地管弦繁。

黛玉出：幾處狂飛盞，湘雲對：誰家不啟軒。

湘雲出：輕寒風翦剪，黛玉對：良夜景暄暄。

<sup>④</sup> 劉心武，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第106回“麒麟邂逅中秋聯詩，驃騎相撞寒露喋血”，291-302。

黛玉出：爭餅嘲黃髮，湘雲對：瓜分笑綠媛。  
湘雲出：香新榮玉桂，黛玉對：色健茂金萱。  
黛玉出：蠟燭輝瓊宴，湘雲對：觥籌亂綺園。  
湘雲出：分曹尊一令，黛玉對：射覆聽三宣。  
黛玉出：骰彩紅成點，湘雲對：傳花鼓濫喧。  
湘雲出：晴光搖院宇，黛玉對：素彩接乾坤。  
黛玉出：賞罰無賓主，湘雲對：吟詩序仲昆。  
湘雲出：構思時倚檻，黛玉對：擬景或依門。  
黛玉出：酒盡情猶在，湘雲對：更殘樂已譏。  
湘雲出：漸聞語笑寂，黛玉對：空剩雪霜痕。  
黛玉出：階露團朝菌，湘雲對：庭煙染夕楓。  
湘雲出：秋湍瀉石髓，黛玉對：風葉聚雲根。  
黛玉出：寶婺情孤潔，湘雲對：銀蟾氣吐吞。  
湘雲出：藥經靈兔搗，黛玉對：人向廣寒奔。  
黛玉出：犯鬥邀牛女，湘雲對：乘槎待帝孫。  
湘雲出：虛盈輪莫定，黛玉對：晦朔魄空存。  
黛玉出：壺漏聲將涸，湘雲對：窗燈焰已昏。  
湘雲出：寒塘渡鶴影，黛玉對：冷月葬花魂。

### 三、不要愧對了詩的國度——不懂中國詩詞曲賦的當代作家，最好不要續寫《紅樓夢》

劉心武在百家講壇講《紅樓夢》，還是有些見解的。但正如一位朋友所說，他根本沒有必要，也不可能續寫《紅樓夢》。劉心武在思想、學問、才華三個方面，同曹雪芹相比，實在有天淵之別，相差非常之大；甚至與續了後四十回的高鶚相比，也相去甚遠。在泰山的前面，其他的山都是小阜；在巨人的面前，我們都是矮子。誰續了《紅樓夢》，誰的牌子就砸了。劉心武過於自信，不懂得揚長避短。他充其量只是一個當代小說家，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尤其是古典詩詞曲賦的寫作，對劉心武來說明顯是個弱項：他連起碼的近體詩的格律也不懂，居然敢於續寫《紅樓夢》，膽子實在也太大了。

前段時間，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“望海樓”評論專欄，一連發了三篇關於古典格律詩的文章，三篇文章的題目是：

一、《復興中華文化，不能少了格律詩》（國務委員、國務院秘書長馬凱）<sup>⑤</sup>；

二、《“求正容變”，格律詩的復興之路》（國務委員、國務院秘書長馬凱）<sup>⑥</sup>；

三、《不要愧對了“詩的國度”》（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特約評論員肖復興）<sup>⑦</sup>。

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在文章中說：

“格律詩是中華傳統詩詞最具典型意義的詩體。它有多種具體形式，主要包括五言、七言律詩和絕句，以及按詞牌和曲調填寫的詞和曲等。”

劉心武既不會七絕，也不懂聯句，何論其他形式如詞、曲等之格律詩。而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中的詩詞曲賦，幾乎囊括了古典格律詩的全部。別的都不說，單就這一點，劉心武又如何能續寫《紅樓夢》？

劉心武或者會認為自己是一種“創新”，應該“容變”。這完全是誤會了，“容變”之前，還有一個“求正”；沒有“正”，何來“變”？請讀一讀馬凱的論述：

“以五七言律詩為例，其正體至少有以下五個要素：一是篇有定句，即每首詩都有固定的句數。二是句有定字，即篇中每一句都有固定的字數。三是字有定聲，即句中每一字位的聲調都有明確的規定。四是韻有定位，即每首詩必須押韻，且押韻的位置和要求是有明確規定的。五是律有定對，即作為五言律詩或七言律詩，除首尾兩聯可以不對仗外，中間領聯、頸聯兩聯的出句與對句要講究對仗。這就是五七言格律詩的正體。丟掉了這些基本要素，即非五七言格律詩。”

七絕自然和七律有些不同，只有四句，對仗要求也不像七律那麼嚴格。律詩八句，要求領、頸兩聯必須對仗。絕句只有兩聯，可以一、二對仗；可

<sup>⑤</sup> 馬凱，〈復興中華文化，不能少了格律詩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（海外版），2010-11-16第1版。

<sup>⑥</sup> 馬凱，〈“求正容變”，格律詩的復興之路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（海外版），2010-11-17第1版。

<sup>⑦</sup> 肖復興，〈不要愧對了“詩的國度”〉，《人民日報》（海外版），2010-12-6第1版。

以三、四對仗；也可以都不對仗（這種形式較多）；當然也可以兩聯全都對仗（這一種形式較少）。劉心武擬薛寶釵所作的十首絕句，其誤在：一、用普通話的詩韻代替了曹雪芹時代普遍使用的“平水韻”；二、字無定聲，平仄幾乎全部不協調，既不粘，也不對；三、各首全都出韻、走韻、竄韻。

作為一個作家，連我們民族最精粹的文學樣式也沒能掌握，又如何去續《紅樓夢》？實在不可解！結果是如朋友所說的，“真是大煞風景”，“砸了自己的牌子了”！

而且，這還只是劉心武續書一個方面的問題。其他的，如以當代口語續寫二百五十年前的小說，也是一個問題。隨意翻閱一下《劉心武續紅樓夢》第129頁，如以下對白，用在二百多年前，也很不合適：

“稍微摸幾冊書”；  
“可是你那一套”；  
“咱們再討論討論”；  
“成日家要打算，打算這個，打算那個”；  
“晾出來曬曬”；  
“前五代本錢耗光了”；  
“對家族不負責任，對自己放任自流”；  
.....

曹雪芹大約於1750年前後寫作《紅樓夢》，怎麼可能用五四以後的白話文進行寫作呢？其他就先不說了。總之，希望劉心武先生花一點時間學習古典詩歌的格律，將續書好好修改，正如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特約評論員肖復興先生文章所說的：

不要愧對了“詩的國度”！

（黃世中 美國特拉華州）